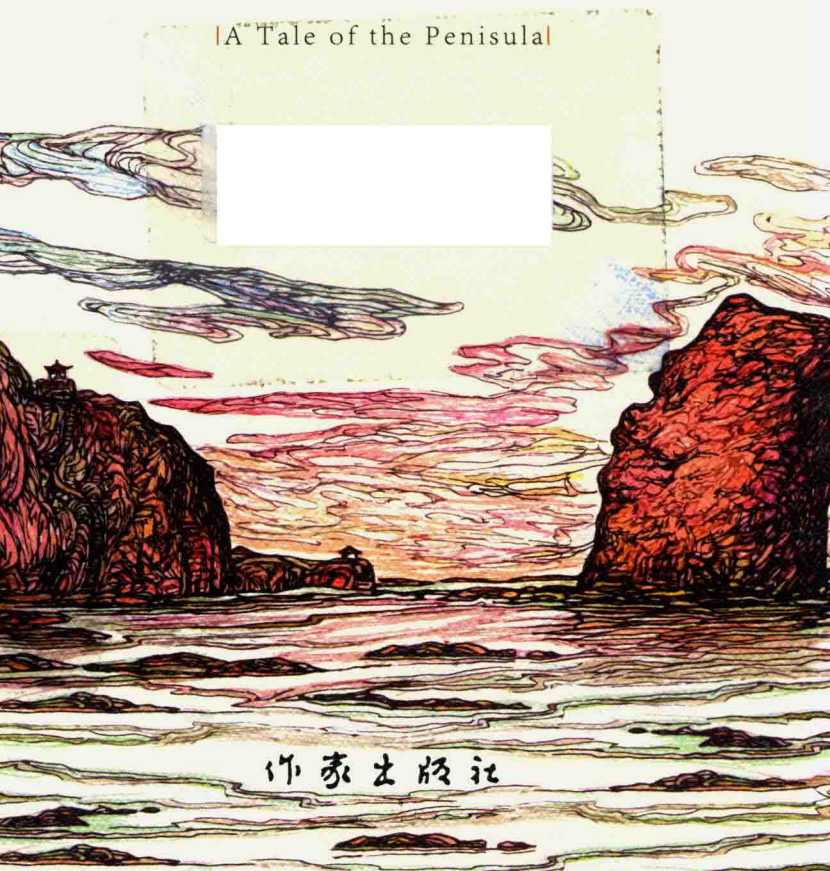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部海岛的变迁史

哭泣的半岛

胡烟●著

|A Tale of the Peninsula|



作家出版社

*A Tale
of
the Peninsula*

哭泣的半岛

胡 烟 ●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哭泣的半岛 / 胡烟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9
ISBN 978-7-5063-9172-6

I. ①哭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8572号

哭泣的半岛

作 者: 胡 烟

责任编辑: 郑建华 李 雯

装帧设计: 蒋碧君

图片摄影: 胡立瑞 李 迪 胡 烟

封面绘图: 铁万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×214

字 数: 183千

印 张: 9.875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72-6

定 价: 32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1

o r d e r

故乡的消失与重生

张 炜

胡烟出生在山东岬嵎岛，连接了我少年时期生活的林野，二者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二十华里。那是一个南、北、西三面环海的半岛，宛如一只长柄勺伸向渤海。这里环境幽静，空气清新，水质清静，沙滩白细平缓，是最好的养生地。相传元末明初，大将军胡大海，由于常年带兵随朱元璋征战杀伐，便把老母亲寄养安置在这个岛上，“岬嵎”（寄母）一名即由此而来。

岬嵎岛的确有很多人姓胡，或许都是胡将军的后裔。胡烟从渔村走向北京，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做了报社编辑。多年来她采访了大量文化人物，书写了近百万字的访谈文章。她眷恋家乡，以敏锐的目光，回望半岛人的生存，记录了故乡消失与重生的过程。散文集《哭泣的半岛》，既是她对故乡的情感回

馈，也是她厚积薄发的文学成果。

胡烟的文字充满爱。她爱大海，爱家乡，爱海边的人。她与岬岬岛一同欢乐一同悲伤。裸露的礁石，无垠的海滩，荒蛮的山野，白细的沙子，鲜活的生物，奔跑的禽鸟，一并汇入笔下。

爱如银线穿珠，形成了《哭泣的半岛》。大海与人是书的主角。胡烟的文字中活跃着一个个灵动的生命，以血肉爱恨演奏出一曲半岛交响。

胡烟笔下的人物大都生活在最底层，他们世代以赶海为生，于惊涛骇浪中繁衍生息。这些半岛人厚道善良，如“父亲”爱惜生灵，打到小鱼小虾会放归大海，捕到大螃蟹，也会放归大海。他说：小鱼小虾正在生长，大鱼大蟹长大不易。外地杀人犯跑到北山跳海，正在驾船的“爷爷”二话不说跳进海里将他救出……这些海与人的画面真挚感人，给人以异样的温暖。

《哭泣的半岛》的另一个主角是动物。在胡烟笔下，狗、狐狸、刺猬、黄鼬等，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美物。半岛人都姓胡，“胡”“狐”同音，因此大家对狐狸格外亲近敬畏，称之为“狐仙”。传说狐仙法力高强，可幻化人形。半岛上的狐狸会嫁女，会取水，会站在房顶上跳集体舞……胡烟讲述的“狗偷肉吃”“狐狸压水”“刺猬脱逃”等故事，融传说、亲情、智慧于一体，阳光正义，颇得《聊斋》神韵。

这是一部饱含海水咸味、具有泥土芳香的岬岬风情画，是

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版。

胡烟的文笔游刃有余、水落石出、朴实灵动、诙谐幽默。儿时趣事、家中琐事、半岛大事，她皆信手拈来，一吐为快，成为笔下的话题和说辞，读来欲罢不能。如《黄鼠狼报仇》：“大黄狗有半个人高，年富力强，从南院蹿到北院，来回跳腾着，像是巡视，也像是发泄过剩的精力。”如《我弟》：“我弟学武术，一学五六年，回家练个后空翻，算是向我爸汇报工作。”如《小姨》：“记忆里，小姨家的门是黑的，抑或是深紫的，幽闭了一院子的秘密。”

我读这些文字，想的是半岛之美。我相信一个异地人，一定会被半岛之美深深地打动，并心向往之。

遗憾的是宁静的半岛消失了。胡烟眷念故乡，期盼半岛重生，于是，品味《哭泣的半岛》更有了别样的滋味……

序 2

o r d e r

胡烟的乡愁

何晓兵

首先，要谢谢胡烟答应我为她的散文集《哭泣的半岛》写序。其实，我素来不太敢为别人的大作——尤其是文学性的著作——写什么序，因为这玩意儿不比写论文，没有点文采容易遭人白眼，而我这辈子写得最多的，恰是“重质轻文”的学术论文。我之所以敢于并主动要求为《哭泣的半岛》写序，首先是因为胡烟是我的“亲学生”，不管我这个序写得好孬，料想她不至对我翻白眼；其次，看过她寄我的书稿，颇有些惊讶、感动与感慨，始觉得有些话想说说。

壹·概念界定

按照写论文的思路，在这篇《序》的开头，应该对上面这段话中的几个关键词，进行必要的界定。

【亲学生】这个概念来自近些年来校园流行语，有广狭二义：其广义是指“一切教过的学生”；其狭义专指“导师所带的研究生”。胡烟为后者，是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执教生涯中，所带的2004级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自认识胡烟的12年来，在我的人生轨迹中，包括一些昔日的“亲学生”在内的许多人，如风里飘蓬倏忽来去，但胡烟始终像她故乡的那块“将军石”（见《旧事四题》），低调而笃定地矗立在那里，并不因陆海变迁而挪动分毫，因而我称她为“亲学生”乃出自至诚，不带丝毫的夸张与调侃。

【惊讶】“惊讶”这个词用在这里，是形容我对胡烟文笔的“刮目相看”之感受。因为，在她读研究生期间及毕业后的相当长时间里，我从未发现过她的文采是如此之美妙。

彼时，胡烟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，当然是其硕士学位论文，题目是《武林外传的间离效果分析》。这类文章讲究的是逻辑缜密和语言准确，比较忌讳思维的奇诡和辞藻的瑰丽，所以从中很难看出作者的文采。直到她毕业若干年后的某天，我从网络上偶然看到一个以“半岛三月”为名的博客，发现里面许多文章的内容，都似乎听她谈起过，后来打电话一问，果然

是她的大作。其文字风格的清新秀丽与奇诡老辣，当时让我生出庄周梦蝶之感，怀疑“此胡烟乃彼胡烟乎？”惊异于“此为之物化”之妙。

【感动 / 感慨】“感动”和“感慨”这两个词儿，不仅是指称某种情绪状态及其抒发，也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。即如，同样读乱力怪神故事，网络上的“作品”大多只能吓吓人，给苍白的生活增加一点刺激；而《西游记》《聊斋志异》之类志怪小说，则更多地催人感动与感慨——前后两者之价值高下，由此便可立判。

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胡烟的《哭泣的半岛》的题材，“乡愁”二字大致合用。欧洲人曾认为，乡愁(homesickness)是一种精神疾病或症候，中国人却将其升华为一种文学题材与意境，并由此催生出无数的诗词和散文佳作。乡愁题材有许多抒写风格，如余光中的《乡愁四韵》，是呼天抢地式的哭喊；屈原的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，是潸然泪下式的哀吟；王维的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是黯然销魂式的叹息。而胡烟散文中对乡愁的抒写，却是几近不动声色的娓娓道来，字里行间充满着温馨、童趣和暗藏的幽默，以之把一腔刻骨铭心的乡愁，掩蔽于五色斑斓的明亮光斑之下。窃以为，这种“冷抒写”风格，赋予了乡愁以更加隽永而感人的魅力。

贰·胡烟其人

胡烟的真名叫胡俊杰，山东烟台龙口市蔄蔄岛人氏。蔄蔄岛位于龙口市西北部，一个远伸渤海中三面环海的半岛，风景优美海产丰盛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

面积 2.25 平方公里的蔄蔄岛上，居住着一千余胡姓居民，他们大多是靠海吃海的渔民。根据传说，蔄蔄岛胡姓居民的先祖，是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；明初的“靖难之役”后，胡大海的第五个儿子胡德山因避靖难兵变，率族人落户隐居于胶东黄邑（今龙口市）；再后来，胡德山的长子胡琛随军出征立有战功，衣锦还乡后率族人迁居蔄蔄岛，在此世代繁衍生息，遂有胡烟家族一系。

胡烟是地道的渔家女儿，家人世代都是打鱼为生。直到她跟我读研究生时，还告诉我说家里有一条能出远海的渔轮，由她的父亲担任船长，船上常年雇着几个被岛民称作“二鬼子”的伙计。胡烟的父亲在岛上号称“鲅鱼王”，她家的渔船在蔄蔄岛赫赫有名，是岛上渔获收成最好的渔船之一，这让从没出过远海的我很是仰慕。记得我曾对胡烟说过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她父亲的渔船，出远海体验一下打鱼的生活，她满口答应下来。没想几年后我再提起此事，她说父亲退休了，船也已经卖掉了，于是，我的愿望还没开花就枯萎了。

2007 年，胡烟研究生毕业后，去了报社工作。记得我当

时间问过她，为什么不去电台、电视台或某某公司等当时比较“时髦”的单位，她说不善于跟人打交道，也不喜欢热闹，打算找个静静地爬格子的工作干干。后来，见她陆续发了许多报道和人物访谈的文章，想来也没有少跑路，与人打交道恐怕也少不了，就想，红尘滚滚中看你往哪里躲清静。

胡烟从事散文写作的历史，我不太清楚。但在近几年中，见她的散文屡屡发表于各文学刊物，其题材和风格自成一体，文字功力渐见精深老辣，应该是厚积之后的薄发。由此我想到，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，“心静乾坤大，言寡道行深”这两句话中的因果判断，应是可信的吧？

叁·《哭泣的半岛》

胡烟的散文集《哭泣的半岛》，主题、题材与手法都很集中——交替应用类似影视创作中的“叙事蒙太奇”和“心理蒙太奇”（闪回）手法以身处现在时空中的“我”回望儿时那个身在原乡中的“我”，并通过这两个“我”之口，对故乡的人、物、景、事及其沿时变迁，予以几近不动声色的描述与评论，借此暗抒作者那一腔浓郁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以上这个理论性质的分析，未免僵硬苍白，估计没有几个人感兴趣。因此，下面用几个关键词的归纳，说说我读《哭泣的半岛》的一些感性体验。

【以小见大】《哭泣的半岛》的“山海尽头是故乡”“父亲的渔歌号子”和“赶海人的黑夜与黎明”三个版块，都是作者对故乡岬岬岛的追忆。对于童年时光，胡烟显然有着超常的记忆力，她对于“半岛”上时日久远的一人一事乃至一草一木的记忆，都是那样栩栩如生，这让我很是惊奇——因为我自己的童年记忆，从来是一本缺张少页的糊涂账。

也许，良好的细节记忆力，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基础条件；正是基于这一天赋条件，他们才能有一肚子故事可讲。但是，讲故事不是记流水账，需要具备对所讲之事（即题材）的选择能力——这个能力不来自天赋，而是出自作者的经验与知识的积淀程度，以及对经验与知识的整合能力。由此，方能实现散文的“形散神聚”“意境深邃”“见微知著”之旨归。《哭泣的半岛》中的故事，都是真实的“小故事”，但透过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微末往事，往往可以隐约窥见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历史变迁。在这些故事中，有关于个体的人生往事，如“旧时风物”中的《舵楼子》，作者以渔轮上的“舵楼子”，这个海洋文化所特有并被赋予灵性的物件，作为叙事的“核心线索”，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了一幅近几十年来，活色生香的半岛风俗和历史变迁画卷。而在《大网》一文里，我们则可以透过一张祖传渔网的网眼，透视到如“四清”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等更为宏阔的历史场景。

在“山海尽头是故乡”部分的《北山》和《童年与海》等篇章中，我们还可以见到许多军人的身影；在这些身影背后，

隐藏着“半岛”在当代中国历史上，扮演的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与军事角色。岬岬岛一带，是渤海地区的军事要地。从胶东半岛东北部那个尖角上，由东向西非常突兀地插入海中。因此，自1950年代以来，岬岬岛与相邻的蓬莱、长岛一起，成为警戒敌对势力的一道至关重要的海上警戒线。由此，从《北山》等篇章中，也隐含了某些关于中国近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宏观叙事。

【万物有灵】胡烟的桑梓情重，使她对半岛的一草一木、一物一象，都赋予了与人相类似的灵性。

“万物有灵”的叙说方式，历来是散文写作中，“托物寓情”的一个重要手法。同时，“万物有灵”的思维方式，尤其符合儿童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和思维特征；因而在《哭泣的半岛》中那个“儿时的我”的眼中，山石草木、狐狸刺猬之属，自然就都是不仅有灵魂而且有个性的。如在“旧时风物”之《草木记》中，对沙参与合欢的描写：“后来，半岛沙滩不干净了，沙参就不见了。沙参有洁癖”；“合欢不像是半岛的树，像是仙女，在天上飞累了，落到半岛休息一下……半岛搬迁后，在新的小区，又种了两排合欢。仙女喜欢半岛的人，我们搬家，她就跟过来了。”这样的句子读来，只觉童趣盎然，而非老生常谈。

在《哭泣的半岛》的“万物有灵”思维，更为生动地体现在对半岛上动物——尤其是狐狸——的描写中。我猜，胡烟

与蒲松龄是山东老乡(他们的老家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),她可能对《聊斋》有所偏爱,因而其笔下的狐狸,颇有几分似蒲松龄笔下的狐仙,精灵诡谲,亦正亦邪,令人有爱有怕,但绝不至有厌有恨。

据《舵楼子》所言,半岛上的胡姓居民颇为敬重“胡仙老爷”,可能是视其为家族的保护神,因此半岛上的狐狸就被赋予了灵性甚或神性。从《舵楼子》所描述之“狐狸厂”的兴盛与倒闭,到“海神洞”中“胡仙老爷”在众神中忝列首座;从《狐说三则》中,胡烟眼见耳闻的狐狸“嫁女”“压水”“跳舞”的故事,皆可一窥狐狸或“狐仙”在半岛文化中,占据着何等显赫的位置;亦可以理解这些动物为何在胡烟的笔下,如此地生动传神,甚至不逊于它们在《聊斋》中的存在。

还有《神秘的刺猬》中,那对守护草垛的刺猬;《旧事四题》中,那条通人性的灰狗,和为子寻仇的黄鼠狼;《夏夜,半岛西向东》中,聊天的狗与咒人的猫头鹰,等等灵性十足的生物,在胡烟的童年回忆中,与半岛上的人们之间,存在着矛盾而又和谐的共生关系。当然,在她笔下的动物与人之间,动物多扮演正派角色,而人则兼演正派、反派与路人甲乙丙丁。

所以,在读着胡烟讲述的这些志怪故事时,我时时觉得她本人,就是《聊斋》里精谲灵秀的狐仙化身。

【一家之言】文学作品中的所谓“一家之言”,对故事内容的独特性的诉求,当然是首屈一指的;但行文风格(这牵涉到

修辞、语法、句子结构等)也几乎同样重要。这就如同一个志怪灵异故事,由蒲松龄来讲,和由荒村野老来讲,其效果就可能迥然相异。

胡烟散文中的修辞,以朴质独到、凝练传神为其特点。如《老学校》,是胡烟对自己小学生涯的回忆。这篇散文的文字非常温馨而传神,由此可以揣摩到她写作时和煦的怀旧心境。她是这样记述小学的女老师们:

半岛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,谁家闺女长得顺溜,说话吐字清楚,初中毕业,就可以当老师。记忆里,我们的老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,都是顶活泼漂亮的未婚女老师。她们凑在一起,像一林子的黄鹂鸟,成天高高兴兴地叽叽喳喳,无忧无虑的。下课时,她们跟我们一样互相打闹,上课时,她们也高兴着。仿佛给我们上课成了她们游戏的一部分。

多年之后她重游故地,偶遇当年“性格活泼得很”的班主任丽丽老师,感慨于其年华老去和身世的坎坷,而发出幽幽感叹,“半岛的风不论从哪个方向来,都是海风,苦中带着咸,很容易把人吹老了。好在丽丽老师还像当年那么活泼着”;而对于已经废弃而变得“简陋和苍老”的“老学校”,她的怀想略显惆怅却也温暖,“它像一条老旧的渔船,搁浅在沙滩上。出海的年代,曾喂饱了一家老小。搁浅的时候,又叫人想上去坐坐,没事晒晒太阳,散发出木头香。”这些文字读来,有回肠荡气之感。

对动物惟妙惟肖的拟人化描写，似乎是胡烟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在《夏夜，半岛西向东》里，她这样描写半岛上的狗们，在夜深人静之时的“聊天”：

这时候的半岛，狗开始做主。它们聊天。狗跟人不一样，狗不分三六九等，不记仇，不因为哪家穷就排斥哪家的狗。它们也不管人的事儿，谁家主人跟谁家主人有过节，并不影响它们交往。你一声、我一声，都能聊。没多会儿，全村的狗都加入了讨论。有的狗话多，有的狗话少，却都规矩，不抢话，也没有哪条狗发怒。狗的世界比人和谐。

在同文中，对“猫头鹰专拣胡本同他家叫，因为他爹坏事儿干多了”的事件描述和因果判断，似乎与“全书”整体上的温馨风格有点违和。但文无定法，情绪氛围也是可以跳入跳出的——彼时作为小女孩儿的胡烟，其因果判断本来就应该这么简单的，不该有成人的忌讳。由此，倒也衬出了倒叙时空中，人物心理的真实性和生动性。

我喜欢胡烟讲故事的风格。她的童心未泯且又谙熟老辣的文字，似乎总在挠你心中最柔软最敏感的那块肉。我的对自己人生的记忆，与她的记忆于是搅成了一锅糊涂，心醉神迷之中，顽固地嵌入了一丝对光阴渐逝的凄然。

肆·结语

论文总是要以“结语”收尾的，虽然这个结语难免有狗尾续貂之嫌。

就我十多年来对胡烟的了解，她是一个情感极为细腻、丰富而又内敛之人，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念旧、乡愁极深的人。因此，《哭泣的半岛》的写作对她来说，不是如文学青年刷存在感的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也非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的闲情偶寄，而是其萦绕心间多年的乡情、亲情与友情，积蓄至某个临界点的一次集中释放。这个写作的过程，想必是一个“痛并快乐着”的经历。

客观地讲，在对故乡与童年之“闪回”中，胡烟所能看到的，都是生活消亡后留下的某些隐寓，都是触感蒸发后遗留的干瘪符号，而不是其童年时代真实经历过的，那实实在在、绿油油、圆滚滚、活色生香的实象。这对一个极其恋旧的人来说，该是件比较痛苦甚至残酷的事。就像《旧事四题》中的将军石和钓鱼台一样，“这些旧事，也都是有灵气的”，但可惜它们都成了隐寓和符号。

由此想起李清照《武陵春》词句：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，许多愁。”

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